

第一百零六冊

卷二百

列傳十二

卷二百一

列傳十三

新纂雲南通志

盧

漢

題

蘇



新纂雲南通志卷二百目錄

列傳十二 清

趙光朱嶠

黃琮寶埒

陸應穀

蕭培元 畢應辰簡
宗杰附

方玉潤

馬之龍周文龍 革孚
言附

李澹

新纂雲南通志卷二百一目錄

列傳十三

清

褚克昌楊玉科

馬如龍

梁士美

唐友耕

李惟述

夏毓秀

馬忠

和耀曾徐聯魁蔣宗漢馬維騏

新纂雲南通志卷二百

列傳十二

清

趙光朱嶠傳

趙光字蓉舫昆明人治經通大義善屬文工爲書隸制行純篤進退必以禮名聞里黨嘉慶庚辰成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拜江南道監察御史數上書言事介然不撓奏請論治江南輸粟吏抗弊坐如法道光中累擢兵部侍郎時政俗陵替州縣吏多不循法度互爲比姦黎民重困光上疏陳世務曰臣聞明主不廢戇直之論忠臣不諱危苦之言是以算無遺策而國家可安也今臣幸遭盛明之世居無諱之朝願昧死竭忠誠惟陛下留意而幸察之臣聞守令者天子之所與治天下也故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廣擇賢良保惠小民以正上

下之序致教化之隆蓋修治者親賢之爲急擇吏者循法之是尙詩
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此之謂也今之守令武健巧黠以爲能循良
溫恭以爲拙豪門賈豎之子罔習吏事請託權貴朝納金粟而夕宰
大郡內則家人姻婭縱爲毛鷲外則胥役簿吏舞法市恩朋進黨結
無所回忌罷軟者敖盪怠忽翫過不治殘酷者扇虐肆威惟事誅斂
鬻獄盜賦習爲固然及其罪惡彌彰衆議騰怨司道以事劾逐輒復
挾嫌抵隙大府脅息懼并獲戾依違兩端委事不發附下罔上孰能
忍懷陛下未察其由容奸不斥致使齊民駭蕩謗譟煩興或號呼道
路或呻吟隴畝頗有睚眦之忿漸起離畔之心夫禍始於下吏而怨
結於朝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理之至常無足怪者書曰昏墨賊殺
咎繇之刑也臣請詔下督撫歲考守吏治行輒上吏部尙書課殿最

以聞誅姦邪褒廉正庶理旣治謗讟永息此範民之道也今國家歲
糜帑粟養兵數十萬有能克敵定禍以安民衛土者乎夫一國之安
危不在兵籍之多少而在訓厲之有方器甲利便士氣驍果雖少而
不害爲彊器甲疲鈍士氣頹沮雖多而無救於亡將帥知此可以治
軍旅矣間者天下久安無事將帥終老營伍聚耗糧粟不識戰守之
事而居奉聲色之娛飫醲甘之味敗天子法侵稅攘粟坐擁梟騎大
君自爲弁卒視爲廝隸器械壞而不治樓船將士不辨水程擊刺步
伐又非素練卒當勁虜未及整陣而震越失措輒先奔潰堅兵利器
轉爲虜用夫將惰則士偷息將驕則士怨積積怨已甚則挺險爲變
是故軍行所止呵索吏民拘發役徒外內騷動城市爲空將佐懼變
任使隳突而不敢禁制兵卒悍縱漸至於此非止耗財翫寇之弊亦

有不戢自焚之災此社稷之憂也臣愚以爲整軍必先選將將非其人兵雖衆不足恃兵囂於市刑非重不爲用今水陸將帥求其材勇驍武訓士有方可倚爪牙之任如楊遇春尤渤竇振彪之流蓋已寡矣然則急難指顧之間又何以收致命捍土之效哉夫投醪以變濁不如澄其源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是以勞心而救亂於後莫若先事籌計而亂自弭也弭亂之道籌計之宜易於舉羽特在陛下用之否耳天下之勢方失之壅蔽內爲承平無事而外有不測之變在上者坐候其變而莫之知此其所以勢且敗壞而不救也今歲數不登百姓糜敝盜賊肆行湘楚青徐咸受荼毒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朝廷未嘗發一卒以討捕之非縱盜賊也州縣守令苟且無事而不卹民患及夫變起命討吏役與賊相爲黨結先事漏洩至於毀禁戕

官事起不測往往有大府懼于嚴誅匿狀不告小民墜於塗炭而無所告愬則羣從爲盜一方有急四面皆起臣恐變難之生奸謀之作由此始也陛下何不壹令州縣守令以期會發兵逐捕有縱蔽盜賊行不如期者痛以法治之舍此不圖非久安之計也古者制吏祿足以代耕由胥吏上至於卿相遞相增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然猶以爲未也更推其祿以及其子孫使其生也家室無不足之憂其死也子孫得所生養而有餘裕焉方今守令多選賈籍習爲華靡蕩嬉之行其祿養所得不足以自贍而必取盈焉至於交賂遺營貲產漁取賦繆腴削下民苟以肥私比期代解組紕欠官帑以巨萬計司道徇隱曲爲文惡斯風一啟吏競聚斂是以舊紕未補而新逋又積貪穢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殘也而羣臣不察因

恬以爲治後必有災臣故竊爲陛下危之惟陛下以明察爲治以仁厚爲心使吏奸無所緣而民心歸從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今臣愚不識大體願下明詔博詢公卿大臣採擇帝善其計而不能用咸豐初除拜戶部右侍郎奉使勘畿西煤鐵所饒具奏以聞還拜刑部尙書預修宣宗實錄轉領兵部事同治初改吏部尙書卒官謚文恪光性抗直所上封事言皆懇切不憚犯忤其譏切天下治忽利病之形至咸同間皆如所言世稱其能

清史稿
光緒志

朱嶠字擢堂通海人嘉慶己卯進士由翰林院檢討稍遷監察御史嶠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修立名節以廉謹稱道光中畿輔大旱廣東副貢潘士成以捐貲助賑賞舉人準會試後此納捐者輒引爲例嶠上疏曰夫治天下者修教化建法度納民於軌物者也等之以

尊卑示之以廉恥罷倖進絕貨賂所以慎守名器也重選銓顯才譽
守名器之重者也故選士賢則國安選士不賢則國危安危之機不
可不察也今者陰陽失和歲連饑饉元元困乏府藏空竭陛下宜遂
減服玩慎選舉修政刑答謝天譴雖有偏災不足患也若開邪枉之
門長競賄之端使貲郎駟豎冒濫賢書行見風俗寢壞政日以亂如
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惟陛下多留聖
思鑒戒禍始永停捐納者得賞舉人之例長保令德於無窮天下幸
甚帝嘉納其言擢嶠鴻臚寺卿累遷內閣侍讀學士是時御史劉良
駒條奏銀錢畫一章程旨交內外臣工覈議具奏嶠復上書言事曰
臣聞泉布者國之大利民所以生養也是故聖人均賦以粟而平貨
以錢物賤根乎錢少物貴因乎錢多錢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

輕多則輕輕則制法而斂之使重輕重之權操持於上此百王之通法也今也下擅輕重之權而上無平準之令守令輸銀於京師而細民納錢於郡庫富商豪賈乘之操贏多積銀逐利有司出賤易貴計其償耗不能相當夫事有召弊法有起奸假令下吏歲損祿金補羨賦數而無以贍養室家因爲贓奸苟獲微利雖董以刑威其勢不止爲法若此上何賴焉臣愚以爲當今國家之患不在錢少在乎鑄濫鑄錢既多而白金益賤物值騰躍而賦稅煩費必然之效也且夫銀品昂賤郡縣不同上將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有不勝縱而弗治乎則市價異倍錢法大亂苟非裒益益虛行得其術何適而可哉臣請悉禁州縣無鑄錢以工本之銀發出易錢貯之官庫汰其輕脆則下不私鑄錢不患蕃平抑銀品令市丞折錢銀一兩多無過千

七百少亦千二百又州縣小吏胥役兵卒其祿養所給取便近層折
值無許逾法其他西南邊郡並請縱令有司得自鑄錢就供軍士衣
食之費而紓轉漕之力如此富商巨賈無所牟大利而財益出物售
低賤此臣愚計之大略也夫銀錢相埒是謂平價爲平價而停鑄價
平則鼓鑄如恆欲贏先絀一張一弛夫損上必期益下今錢日賤物
日貴泉府費兩而鑄一官卒受一而得半是民與國兩弊也謀國有
道在因時以制宜宜錢則錢重宜銀則銀亦可重散近以錢輸遠以
銀稱物平施子母相權贏縮有度則錢法不紊而輕重可御矣疏入
詔下尙書九卿雜議廷臣舉無以相難帝於是以爲能擢爲倉場侍
郎會海漕粟積久紅腐多耗嶠坐督治不謹罷復爲吏部右侍郎進
拜兵部尙書卒諡文端賜祭葬如故事嶠居官正直有氣幹慨然有

樹立功名之志凡所奏議都百十篇而論通變圖法其意甚美故爲

刪節其辭著於傳云

清史稿 光緒志
王堃撰墓誌銘

贊曰昔左邱明論晏子之諫齊侯以爲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詩稱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不可以已也有如是
哉究竟二子之議剴切詳明通達國體觀其推古徵今引義慷慨有
意乎其危論之也趙光指陳時務利害之形於今察之著應昭然嶄
論泉幣合乎近世經濟二子可謂明達者歟

黃琮寶坻傳

黃琮字象坤號矩卿昆明人道光丙戌進士自翰林院庶吉士稍遷
右春坊左贊善典試廣東還充侍講學士累擢禮部侍郎轉兵部左
侍郎咸豐戊申疏乞回籍養親兼掌教五華書院是時滇漢回民互

爭廠吏久不決回民怨遂攻剽城邑殺守令以反詔琮與在籍御史
竇埏督治團練令州縣吏所在聚屯聽約束於總局而按察使清盛
榜揭有抗命者殺無赦語回民駭惑益恃彊不肯下且進撲省治焚
南關斷餉餉總督吳振械意在撫回効琮埏皆落職事稍定振械歸
罪於埏因奏琮雖負罪然其臨危奮效保全郡城亦欲得當以報前
所坐過薄請復原官報可同治癸亥正月叛將馬榮攻陷會城殺害
總督潘鐸及首府縣官並燬書院琮聞變自經家廟遺疏入告詔贈
官右都御史諡文潔敕建專祠著有知蔬味齋詩鈔滇詩嗣音集琮
爲人貞孝廉儉虛懷若谷愛士憐才博雅好古掌教會城時以詩古
文辭提倡後進獎勵鎔裁多所成就咸同間滇中耆宿耄俊通古學
者門下士十居六七惟決策制勝非所長遭際寇亂卒以身殉時論

閔之

清史稿 許印芳
滇詩重光集小傳

竇埈字蘭泉羅平人父欲峻已有傳埈少純孝有至性八歲喪母悲泣哀慕感動左右及長好學自力每夜分起秉燭誦書至曙弗倦道光己丑成進士改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丁父憂服除補文選司主事除員外郎掌驗封考功二司印歲課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時倉塲竊米案發覺大學士卓秉恬順天府尹陸應穀坐失察交部議尙書文慶私謂埈曰上甚怒秉恬欲逐斥去卿宜順上意議抵寧重埈對曰吏怠職守有過不舉聞踰月坐奪秩祿不當遽免且上欲罷秉恬官一詔書力耳今下部議埈幸得備位銓司進退百僚知守三尺法而已屈法徇意雖重得罪不能奉命文慶無以奪遂具劾秉恬應穀罪坐削秩留本職自效詔可宣宗崩文宗初即位稍遷江西道監察

御史埤上封事曰臣愚不肖幸得蒙恩拔擢備官臺諫不自知其無以稱職敢緣區區見聞之所及冒言天下事惟陛下擇焉臣聞法者所以適變不必盡同道者所以揆治古今一貫是故三代之教文質異趨所以爲治者一也夫窮則變變則通治得其人法變而道立不得其人法弊而道衰在上者有獨見之明無纖芥之蔽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天下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至理隆業何憂乎不至而後之人君認認然常恐先王之治不可復見于今日者是不爲也非不能也臣竊惟國家臣一四海休息生民無大兵革旣今二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危之形而無慮危之人祖宗之法非不甚善而有司奉行玩弊不蠲日積而亂是以起今不爲計後之爲天下大患將有所不忍言者抑此非簡陋之士

如臣輩所可以圖治也陛下春秋鼎盛仁孝恭儉繼二祖四宗之緒當時運變通之會宜徵賢良通識達材之士專任以事革弊興利更定制都合於當世之務凡世儒講論章句研覈詞賦之學非陛下所宜留意者也其天下事利害得失之形臣請略言之頃歲以來流品多濫士無賢不肖納貲而授官廉耻道喪名器虛賤冒濁苟競習以成風國與民皆受其弊先帝深慮及此則議除之而羣臣安于小利苟紓一時之困是以詔蠲累下而旋復議行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即停助賑之例又不許選士入粟冒爵以求榮臣常以爲先帝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沮格事勢未能即停亦當以次遞蠲夫羣臣之所以難罷此例者亦曰府藏空匱故耳使此例行而國富強可待勿罷可也今乃不然捐令頻數而例日增舊員銓補無日則失信於民